

新青年
文丛
XINQINGNIAN
WENCONG

孔庆东 / 著

空山疯语

KONGSHAN FENGYU

中国电影出版社

空山疯语

孔庆东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784801



北京联大

000778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山疯语/孔庆东著.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12

(新青年文丛)

ISBN 7-106-01582-2

I. 空… II. 孔…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106 号

- 书 名 空山疯语
作 者 孔庆东
责任编辑 唐志平
责任校对 骆 青
装帧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29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582-2/I·0253
定 价 21.00 元

《新青年文丛》总序

魏明伦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我有“比较癖”。80年代中期，我就斗胆作过一次貌似“荒诞”的比较。把潘金莲与安娜·卡列尼娜联在一起审视；让贾宝玉与施耐庵对面谈论；请女记者陪武则天议政；邀古代芝麻官同当代审判长说法……这种出人意料的比较，收到了引人深思的特效。

近来旧技重痒，鄙人又搞比较。摆开两套书，双方都是五册。这边五册是五个凡人分著合成的《新青年文丛》，那边五册是一位教主一手炮制的“法轮功系列”。两套表面毫无联系的书，摆到一起比较内涵，针尖立即对准麦芒。一边是教主崇拜、精神控制；一边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两种世界观相生相克，《新青年文丛》是“法轮功系列”的天敌！

“五四”运动81岁矣！民主科学先驱者启蒙创办《新青年》杂志多少年了？“德先生”“赛先生”在吾国的子孙繁衍如何？时至今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新青年文丛》作者这样的后代何其太少？而修炼法轮功，大搞教主崇拜，甘受精神控制的愚民又何其太多？

法轮功在当代中华如此暴发，如此蔓延，从反面说明我

们这个古老大国的民主传统何其薄弱？封建传统何其深厚？

早在法轮功尚未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之前，我曾与《新青年文丛》几位作者把杯交谈法轮功的成因。此物特怪，其横向来源是直线，纵向来源却是曲线。横向直贯西洋东洋，是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上帝之子会、大卫教的异邦弟兄。（那些外国邪教的信徒人数、队伍范围、发展速度、活动能量、后果影响，比起超级邪教法轮功，只算是小巫见大巫。）法轮功横向来源于此，例证鲜活，显而易见。但是，纵向来源就复杂多了，九弯十八拐，云深不知处，有待摸清脉络。上溯狐鸣篝火、赤帝斩蛇；以及黄巾太平道、白莲弥勒教、五斗米道、拜上帝会……多是装神扮佛，设教传法，自称救世主。开初，以治病练功为幌，招揽信徒，秘密结社。教主暗藏政治野心，利用教徒为自己打天下。时机成熟，武装暴动，与当时政府争夺政权。胜则称帝，败也称王。洪天王建国，明太祖登基，教主崇拜转化为帝王崇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登基的帝王传到末代，又是日薄西山，又有新的教主乱世，又是一场混战，又是一番兴亡。教主与帝王交替，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循环，构成旧中国一部二十五史。朝代改，时代变，国人的教主崇拜习惯根深蒂固，难改啊，实在难改！而国人的独立思考精神沙里淘金，罕见啊，实在罕见！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人像跳大神一样大跳忠字舞！又有那么多人像跳忠字舞一样大练法轮功！

正当庞大的信徒队伍在教主的精神控制下闭目盲从之时，《新青年文丛》的作者们却像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样凝眸思考。凡事问个为什么，反对帝王崇拜，当然也反对教主崇拜。提倡独立精神，当然拒绝精神控制。《新青年文丛》字面未触法

轮功,我们却从中汲取到与教主崇拜、精神控制截然相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且从中联想比较出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的历史渊源。更由于《新青年文丛》有不少篇幅对中世纪教会帝国、纳粹帝国、斯大林帝国进行深层解剖,又使我们联想比较出以上帝国的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竟与法轮功有惊人相似之处。可以说,法轮功是未上台的纳粹,纳粹是上台执政的法轮功。

至于斯大林帝国,这称谓是《新青年文丛》两位作者赠予。乍听,不合辞典规范;细思,却是名副其实。我党我国也曾声讨苏联老大哥是“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且看《新青年文丛》作者余杰、王开岭分别剖析苏俄的专辑“俄罗斯森林”、“俄罗斯课本”等等,充分证明“新沙皇”的威风王冠戴在斯大林头上十分合适。过去,老说斯大林同志搞个人崇拜;现在看来,定性不准了。什么叫个人崇拜?转用于歌迷影迷对刘德华、张国荣的偶像痴迷,或许切合实际。崇拜个人的众人,与被崇拜的个人,皆大欢喜,毫无血腥。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岂止是个人崇拜?乃是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集于一身,精神控制与思想改造合为一事。独裁者斯大林早已霸占的双重极权,不就是野心家李洪志梦寐以求的两层王冠吗?

如果,我的“比较癖”略有道理,就再把帝国元首加纳粹“教主”希特勒推出来,与他的头号敌人斯大林比较异同。在二战风云中,斯大林站在正义一方的指挥部内。但是,反法西斯战线的首脑斯大林,却一贯使用法西斯手段残害本国人民。苏联领袖与德国领袖竞赛独裁,契卡与盖世太保,近卫军与党卫军,劳改营与集中营……竞赛成绩在伯仲之间。

大千世界真奇怪！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首脑，在教主崇拜、精神控制、暴政治国、独裁愚民的基本点上，竟是这般大同小异。现如今，两位“教主”都已灰飞烟灭，而纳粹党魁阴魂不散，转化为人民圣殿教主琼斯、大卫教主考雷什之类。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散发的瓦斯毒气，转化为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内施放的“沙林”毒气。反人类、反人性、反人权、反现代文明的各种教主粉墨登场，都以救世主名义控制芸芸众生的思想。吾国被教主控制的愚民竟然数以几十万计！这种造神现象，由来已久，似曾相识，惯性推动而成，使人扼腕长叹。假若民主传统深厚，独立精神普及，何至于几十万人迷信到这步田地？封建负担沉重的中国啊，多么需要重补“五四”启蒙之课！

让激动的舌头说话，让自由的鸟儿争鸣。《新青年文丛》伴随时代之需要降生：政论、杂感、散文、游记，思辨色彩皆浓，表述方式各异。余杰之犀利、王开岭之深隽、孔庆东之幽默、杨竞之豪爽、莲子之婉约，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民主建设的砖瓦。我虽没有通读书稿，对个别文章观点也不尽赞同，仍然十分乐意应邀作序。注视这些有胆有识有志有为的青年朋友，顿觉“五四”精英没有绝嗣，毕竟还是后继有人。

万一，将来某个早晨，忽有《皇帝的新衣》闹剧露头，但愿小孩子的老实话不是来自一处。必是童声四起，真话如潮！

1999年10月于成都

序

“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

余 杰

本来，老孔属于我的老师辈，我确实是老老实实地在课堂上听过他讲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老师的书，怎么能够让学生来写序呢？可是，老孔说，让你写，你就写吧，何必有那么多顾虑呢？好在我也是一个不太讲究“师道尊严”的调皮学生，便堂而皇之地拿起了笔。

第一次见到老孔，是我刚刚念大二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个晚上四处奔波找讲座听的愣头青。有一天晚上学生会举办一个规模庞大的“博士论坛”，参加论坛的全是各个学科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博士。正听得迷迷糊糊，忽然讲台上站起一个大汉，短短的平头，一身蓝色牛仔服，声如洪钟地讲起金庸武侠小说来。这是哪路英雄？我连忙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同学告诉我，他是中文系的博士，名叫孔庆东。与台上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学者们相比，这位孔博士像一个工厂里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兄弟”，不知天高地厚地闯进了“组织部”。他讲金庸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赢得了那天晚上最多的掌声。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的是他回答学生提

间时所说的几句话。有学生问，目前北大学风不正，学生厌学，精神的北大已经日益被物质的北大所侵蚀，对此孔博士有何看法？一般人对这样尖锐的问题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一个在读博士，当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怎么敢在公开场合批评校方呢？然而，孔博士口无遮拦，历数他所观察到的北大近年来的丑恶现象，例如舞厅散场后若干女生随大款的名车绝尘而去等等，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北大，你不该如此堕落！”话音未了，掌声雷动。在90年代初的北大，我听了无数场精彩或者不精彩、相当著名的人物或者不怎么著名的人物的讲座，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随心所欲的发言，第一次遇到这样真正达到了“我口说我心”的北大人。于是，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我念到大三的时候，孔庆东毕业留校了，系里的传达室里增添了一个写着“孔庆东”三个字的信箱。那时，我自己所写的作品还无法公开发表，我把它们打印好并装订成小册子，在朋友和老师之间传阅。我很自信，我所写的一定是好东西，因此常常把小册子塞进中文系老师们的信箱中。当我看到有了一个“孔庆东”的信箱时，就毫不犹豫地就塞了一本刚编印的文集《明天》进去。不久，他就托同学捎口信给我，约我见面，一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尽管我还是叫他“孔老师”，但我更多的是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到了我大四的时候，编印了本科时代最后的一本文集《思人》。完稿后，我请孔庆东写篇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便是收在本书中的《送余杰序》。再后来，我上了研究生，出版了《火与冰》等集子，而老孔的《47楼207》也横空出世。世上的事情就有那么巧：我也恰恰住在老

孔住过的47号楼。

老孔的《47楼207》出版后，许多读者把他看成是“幽默大师”。这个桂冠让老孔很是尴尬。在现实生活中，老孔不是一个幽默的人，相反，他很严肃。他的文章，骨子里的东西也并不是幽默。一般人读他的“荒唐言”，觉得有趣、好笑，却很少有人能够读出他“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感受到他内心的悲怆和忧伤。我想，假如说《47楼207》更多地体现了老孔“荒唐言”的一面，那么《空山疯语》则更多地袒露出他的“辛酸泪”。当年曹翁写《红楼梦》，感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今日的老孔，何尝没有这样的心绪。所以，《空山疯语》的第一篇，题目就叫《我不幽默》。老孔说，他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最好的作品却是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祥子》、《茶馆》等等。“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会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我不幽默。”对于老孔的“误读”，我跟他一样痛心。为什么“被理解”是如此的艰难？

我读老孔的文章，当然也时不时地开怀大笑，但在笑声之后，我常常被一种深沉的悲哀所笼罩。我读老孔的文章，就像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一样，笑是暂时的，而伤感则是漫长的。克里玛的作品，叙事风格轻松幽默，其目的却是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在《一个伤感的故事》

中，克里玛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些最杰出、最有创见和创造性的人沉默了，而某些精神贫乏而最无创造性的作家和哲学家却正在受到吹捧和拔高。……他们毁坏了大量的书籍，禁止许多电影上演，搜查了所有的图书馆。他们还取消了国际新闻，尽力在广播中塞满他们的节目，以便取代外台广播，以致把语言滥用到不再像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语言。他们还废除教会、剧院、杂志、出版社、科学学会以及其他文化社团，甚至把这座城市街道上古老的鹅卵石都连根拔起来”。主人公选择了留下，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便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忽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表达他们对自由和对一种更具尊严的生存方式的渴望。他用“幽默”（它的背后是智慧）来对抗“荒诞”（它的背后是邪恶），“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也只是从两者之间选择你认为比较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点自尊的。”我觉得，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老孔的文章的钥匙。否则，仅仅是抱着“好玩”的态度来读老孔的文章，你只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47楼207》相比，《空山疯语》中的文章更有分量也更耐读，除了妙语联珠的短文以外，有不少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的长文。如《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百年回眸看女装》、《金庸小说情海拾贝》等，显示出老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的慧眼慧心、功力苦力。所谓“慧眼慧心”，是指他独具只眼，善于在他人忽略的地方挖掘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来；所谓“功力苦力”，是指他有坐“冷板凳”的功夫，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淘出粒粒金沙来。老孔的学术文章

同时也是性情文章，他曾经说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凳，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以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觉。你要是没有新鲜的感觉，这些就没有价值。”我同意老孔的这一观点，也敬佩他在日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的学院里，为了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作出的巨大的努力。正如陈平原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的学术。老孔的学术文章，有材料、有文采、有观点、有思想、有感情，甚至连高中生都能够读懂，与时下那些故弄玄虚、半文言半英文的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孔有两个“情人”（这点师母早就知道，我也不妨在此公诸于众）。一是北大，二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其实，这也是我的两个“情人”（不过，我爱金庸，更爱古龙）。尤其是对北大的爱，我们心心相印。正如老孔所说：“我们对北大的感情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爱吧。这个爱是那种爱入骨髓的爱，死缠烂打的爱。北大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感情，在各自的许多文章里，写到了这座永恒的校园。

当然，老孔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同意。就像他在《送余杰序》中所说的，“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例如，他在《毛选的人格魅力》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倾向，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师生情、友谊，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近日到老孔家作客，老孔已经开始命令4岁的小孔背他

们孔家家传的宝典《论语》了。可是，不安分的小孔背了几句，就溜出门去找邻居家的小女孩玩去了。老孔对小孔的早熟很生气，我劝他说，此乃“好色而不淫也”，这是你们老祖宗说的。而我心里悄悄想，这一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欲知老孔是否真是如此，看官请读正文。

1999年10月28日

于京西燕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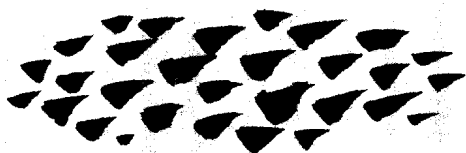
目录

- 《新青年文丛》总序 (魏明伦) /1
序 “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余杰) /5

第一辑 空山疯语

空山疯语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

- 我不幽默 /3
语不坑人死不休 /7
贾政读《红楼梦》 /10
圣诞与荒诞 /13
“共和国”质疑 /17
人文学者的道义 /20
独立性：坚持与怀疑 /25
痛心的偏激 /29
毛选的人格魅力 /31
要客观看待语言代沟 /34
如此对话 /36
夕阳照高楼 /38



醉婴 /40

孔庆东歪诗选 /41

第二辑 阴山煮酒

阴山访鬼闲无事，剖心煮酒论英雄

北大四博士 /47

(二哥韩毓海，霹雳火旷新年，红孩儿李书磊，红眼睛阿忆)

十八天大楼的棋 /64

史成芳与保尔 /73

我看钱理群 /77

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83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92

送余杰序 /106

第三辑 书山剪径

书山有路勤剪径，学海无涯便喝粥

苍凉的碑林 /111

略说《万象》的广告 /114



迟到的光复 /117

百年一老舍 /121

扁平人物的高峰 /123

悍妇猛于虎 /126

比而后鉴 /130

第四辑 火山取栗

最爱被人当枪使，一片丹心向阳开

百年回眸看女装 /137

伟大的二重性格 /162

现代派诗歌的东方色彩 /168

端木蕻良与东北文化 /173

俳句意境与中国古典诗歌 /176

宋词中的蒙太奇 /181

第五辑 金山观潮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使金庸万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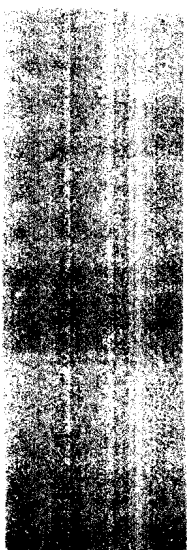
金庸小说万古传 /189



金庸小说情海拾贝 /195
新派武侠五十年 /248
英雄难得是知音 /251
语到极致是平常 /254
沁园春二首：读金庸 /258

第六辑 雪山窥狐 青楼文化

曾卧马岭千秋雪，不惑东山九尾狐。



谁家子弟谁家院 /263
向来痴，从此醉 /285
酒罢问君三语 /306
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 /329
却试问，几时把痴心断 /357
昔时恩，今日意 /377
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 /391
附录 生命不能留下一堆数字（刘曼毅）/412